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
第八十三回 武國興大鬧勝家樓 銀頭叟親傳驚人藝

話說武杰見眾人圍上，各執兵刃要打。武杰揮拳打倒幾個人，嚇得那幾個都不敢過來與他交手了。忽聽西邊來了十數匹馬，馬上騎的是銀頭叟勝奎。他同家將李環、李佩，還有十幾名手下人等，來至宣化府酒樓，要在這裡作樂幾天。這座酒樓本是勝家所開，在宣化府一路無人不曉。今日勝奎來到此處，見那飯鋪門首，有一伙人在打架。勝奎說：「你等所為何事？作買賣不准欺負人。」酒樓伙計說：「他吃了飯不給錢，還打了跑堂的，實是可恨！」勝奎說：「有這樣事，李環、李佩，你二人前去拿他。」二人答應，掖起衣襟，往前一步躡過去，揚拳就打。那武杰一撤身閃開，抬腿一腳，正踢在李環左腿之上，仰身倒於就地。李佩見哥哥被人家踢倒，他過去要報仇，也被武杰踢倒。勝奎看武杰十八九歲，姿容秀美，品貌不俗，便有三分喜愛之心，要問他姓什麼，叫什麼？武杰本來無理，出於無奈，跳出圍外就往西跑。勝奎說：「別追，讓他跑！」這班人跟老英雄往西門外一瞧，他在前頭，一直的順路往千佛山而去。

那勝奎見武杰順道上千佛山，這裡眾人隨後緊緊追趕。那武杰回頭看見眾人追他，暗說：「不好！我要丟人。」方進山門，看見師父正在那裡站著，忙說：「師父救我。」歐陽德說：

「你為什麼緣故，細細說來！」武杰說了方才之事。歐陽德說：「你進去吧！吾自有道理。」勝奎追到山門，見善修和尚在這裡站定。他二人本是故交，知道歐陽德是一個俠義之人。二人見了禮，勝奎說：「你在這裡作何事情？方才進你們廟中的那個人，你可認識他嗎？」歐陽德說：「那就是小徒武杰，他在這裡受不了清苦，上宣化去我也不知，叫兄長生氣。」勝奎說：「他的武藝練得怎麼樣？」歐陽德說：「也無非知其大概。」勝奎說：「把他送在我莊上閒住幾天，一則飯食也好，二則我無事傳他練些武藝。」歐陽德說：「甚好！武杰你出來，給勝大爺叩頭，你跟去在那裡養幾天傷，就跟勝大爺學些武藝。」武杰答應，先給勝奎叩頭。

勝奎回歸勝家寨，把武杰留在內院，將書房三間叫他居住，又派書童耘田去伺候他。武杰瞧那書房之中，甚是潔淨，有花梨紫檀楠木桌椅和條幾，牆上是名人字畫，有條山對景，工筆寫意，花卉翎毛，各樣古董玩器不少。每日單有人伺候武杰酒飯。武杰白晝無事，就跟勝奎學習拳腳，議論各樣兵器，勝奎皆一一指教於他。這勝莊主有一子，名勝起山，早喪。留下一子一女，女兒名叫玉環，幼讀書，好武藝，博學多覽，知古達今，練得一口單刀，家傳迎門三不過飛鏢、甩頭一隻、袖箭弩弓等各樣的暗器，今年十七歲。兒子勝官保，今年八歲，聰明過人，在學房讀書，夜從勝奎學些武藝，家中人喜愛他聰慧靈敏，人送綽號小神童。武杰自從來至勝家寨，勝奎待他甚厚，可教給他那些拳腳和打鏢，他總練不會。勝奎也不厭煩，耐心指點他打鏢該當如何取准，如何使勁，如何分為上中下三路。

武杰領會在心，白天卻故作不會之狀，夜晚等到院中無人，他便照樣施展招數，在院中點上幾根香火，放在百步之外，他摸出鏢來，對準那香火之光打去，連發三鏢，連中三鏢，每夜自

己都留心習練。那勝奎白日教給他，他總裝不會，是怕自己會了，師父就不肯教了，因此故作粗笨。

這夜他正在練習拳腳之間，忽然聽得一陣琴音甚美，心中一動，說：「吾自幼常聽母親論琴妙處，這裡乃北邊之地，也有撫琴之人，吾要聽聽是在哪裡？」武杰飛身上房，施展飛簷走壁之能，順聲音找去，躡過了兩層房，只見正東北有一所院落，琴聲就從那院中出來。即至臨近，但見上房三間，坐北向南，屋中燈光閃閃，院中寬大，有各種奇花，放著奇香，借了月光，看得甚真，果然是十分的鮮麗。武杰至上房簷前，見是前出廊、後出廈的房子。他施展武藝，使了一個夜叉探海式，翻了一個珍珠倒捲簾的架勢，隔著竹簾，借著燈光，看得屋中甚真。當中放一張八仙桌兒，桌上兩邊是一對素燭，當中一個香爐，內燒檀香。桌子北邊放著一張琴，在正北有一把椅子，坐北向南，上面坐定一個女子，年有十六七歲，光梳油頭，淡抹脂粉，輕施蛾眉，粉面桃腮，品如金玉，身穿藍月白綢子女褂，藍綢中衣，足下金蓮二寸有餘。這位姑娘性好撫琴，受過名師指教，無事總要撫弄一曲。今夜月白風清，叫使喚僕婦人等全皆退去，自己淨手焚香，正撫到得意之時，忽然斷了一弦。

這位姑娘乃是勝奎的孫女兒，名叫玉環，性情剛暴，眾人皆怕，又有一身好武藝，會打幾樣暗器。今夜忽然琴斷一弦，留神一看，只見簾外房簷之上趴定一人。她站了起來，進東裡間屋內去了。

武杰並不知道她做什麼去，還望著屋中，看她是作何事故？

那女子看見外邊有人，進到東裡間屋內，取手帕把頭罩好，從牆上摘下一口單刀，把後邊那扇窗戶一推，飛身出去，躡上後房坡，往前走了幾步，見那人還在趴著，也不知是誰。勝玉環故意踩得瓦簷一響，叫他回頭，好看看是誰。武杰回頭看她掄

刀，趁勢落於就地，勝玉環就跟著跳下去了。武杰手無寸鐵，又飛身上房。勝玉環叫丫環鳴鑼，她也跟著上了房，立刻追了下去。武杰方要往西院中跳，忽然聽到各處鑼響。勝家寨有這個規矩，夜內有賊，便以鳴鑼為號，鑼聲一響，各處人等知信，四面往裡攻來。這寨中莊丁有二百餘名，李環、李佩二人為頭目，來到這院中，勝奎老英雄也出來了。李環等各執燈籠火把、鬆明亮子，照耀如同白日一般。武杰也不敢回書房去了，自己往北房上去。勝玉環的性情又傲，總要拿他，在後面加緊追趕。

眾人也跟著追出了後寨門。天有五鼓，武杰見眼前一座山口，他這時慌不擇路，恨不能飛上天去才好呢。李環、李佩也趕到此處，說：「姑娘不要性急了，這座山是個葫蘆谷，他從這山口進去，沒有出去的道路，還得從這山口出來。」勝奎也趕到這裡，說：「姑娘你回去，都有我拿他，看他往哪裡逃？我非拿住他不可。」勝玉環說：「爺爺，你這麼大年歲也追下來了，還是進山口捉拿他為是。」勝奎說：「也好！姑娘守住山口，我帶李環、李佩進山拿他。」勝玉環答應，執刀等候。

武杰進了這座山，見荊棘滿地，道路崎嶇，恨不能飛出谷口。忽聽後面追趕喊嚷之聲，天色已亮，自己看這山裡面，越走越寬大，正北是一座青石崖，東西兩座高山，這三處都是高峰峻嶺，不能上去的。正在為難，忽然間見正北有一座樹林，從那樹林中起了一陣大風，這時突然竄出一隻虎來，渾身皆黑黃毛色，其大似牛，一見有人，它把尾巴一搖，又把揮身的毛兒一抖擻，搖頭一晃，直奔武杰而來。武杰手無寸鐵，正自著急，忽然想起囊中還有十隻鏢，便摸出一隻來，照那虎頭就是一下，正打在虎眼之上，又一鏢打去，那虎把前爪一扒地下石子兒，就地滾了兩個滾兒，立時身死。勝奎帶李環、佩等來至山內，見那邊站立的是武杰，打死了一隻猛虎。

勝奎正自忿忿不平，忽然後面歐陽德來了。他連忙走過來說：「歐陽賢弟，你這個徒弟在我家中住著，他夤夜上我孫女玉環院中，所為何事，頗不明白，我要領教領教。」歐陽德說：「我奉師命前來和解。武杰你過來，昨夜為了何事，深入內宅，你從實招來！」武杰把聽琴之故，細說了一遍。那勝奎聽了，也近情理，見武杰句句是實話，並無虛語，方才又打死了一隻猛虎，真是少年英雄。勝奎先前見面之時，便有愛慕之心，這也是前世宿緣。他拉歐陽德至南邊說：「賢弟！我意欲把我孫女玉環許給武杰為妻，你要作主為媒。」歐陽德說：「吾奉吾師之命，正為此事而來。」勝奎叫家人把那隻虎抬回家中，先請姑娘回去吧！家人把勝玉環勸回家中。歐陽德說：「徒弟，你來給勝老英雄賠罪，鬧了一夜，也未曾睡覺。」武杰說：「實是我粗心的過失。」勝奎說：「都是自己人，不要疑忌。」三人說了話，一同出山，回至後寨門，進了大門，來至客廳，家人獻上茶來。

歐陽德拉武杰至西屋內，說：「徒弟你這裡來，我有話和你說。你今十八九歲，尚未定親，吾給你說一個親事，就是這勝家寨老莊主的孫女，今年十七歲了，你不可推脫。」武杰說：「家有老母，吾不能自己做主。」歐陽德說：「你寫一封家信，吾自去問你母親，你只要點頭，無有不允之理。」武杰說：「既然師父這樣說，吾就應允了。」歐陽德叫他拜了勝奎，敘了年庚，大家擺酒慶賀。武杰寫了一封家信，連定親之故都寫明白，就煩師父歐陽德帶去。歐陽德接了書信，告辭往徐州下書去了。

這且不表。單說勝奎從厚款待武杰，他又告訴家中人等知道，這小姑老爺無人不敬。過了幾日，勝奎想要往宣化府去聽戲，欲邀武杰散心。商議好了，便叫家人備馬。勝奎接了衣服，方同武杰出了莊門，見對面來了一人，年約二十以外，身高七

尺，眉清目秀，身穿藍綢長衫，內襯白褲褂，藍綢子套褲，足登青緞快靴，手拿小包裹，正望大門裡瞧。勝奎見那人面目可疑，神色不對，就將武杰拉至書房。不知所說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